

台大造就我一生

文・圖／蕭水銀

感恩

四十六年轉眼已過，我的心情仍能保持剛進大學時的心態，求知慾及責任感不亞於年輕人，值屆退休，但願我以感恩的心情，細數往事，能引發年青朋友們的共鳴，群起奮鬥，確使有朝一日，台大能名符其實躍入全世界最好的學府之一。

姻緣際遇，刻苦耐勞

因為我唸藥學系，所以幸遇學長林仁混，由於志趣及價值觀類同而結合，因此，我才選擇藥理所唸碩士，並一起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於1969年回台大繼續教學與研究，當時我倆確實筆路藍縷，以堅忍拓荒的精神，全心全意為提昇醫學教育而努力，《科學月刊》及《當代醫學》是我們的園地，努力營造，渴望醫學知識中文化普及化。在研究方面，感謝國科會從1972年至今持續資助，從每年新台幣六萬元至今約二百多萬元（二個三年研究計劃），以最簡陋的研究設備（當時只有分光光譜儀、離心機及生理記錄器），努力教導研究生作研究。雖然很辛苦，但我很感恩，因為台大、父母及外子的支持，我才能堅持一生教學及研究，很幸運因為傑出學生共同努力的研究，獲得肯定，連續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及特約獎二次。

從喝采的夢中驚醒

在1969年將從美國留學回台的某一天，我夢見一個很大的講堂擠滿聽眾，我演講完畢，一陣喝采，把我從夢中驚醒，我想這是潛在意識呈現事實的局面。回想我剛上大學時，那一股熱誠及求知慾特強的模樣，不久後，極度心灰意懶，因為許多課程，

在認真的上完一節課後，只抄黑板上不甚瞭解的幾行字，當時沒有麥克風，有些老師以不標準的國語，聲音很小，坐在第一行也聽不清楚的痛苦上課。我理想中的大學教育直到留學美國才實現，這種強烈的感受，讓我有一股熱誠，期望回台後能帶動教學，不要讓學生再受苦。

我承認我作事及唸書速度很慢，因此我確實花許多的時間準備課程，我除了在大學部及藥理研究所與藥理科老師，共同平均分擔上課外，在1990年，台灣第一所毒理學研究所成立，我擔任創所所長後，又與毒理所老師也平均分擔所有的課程，因此，我一人所擔任的課程，是二倍以上，但我樂此不疲，現在我要退休了，若有需要有機會，我仍願再教，眼看目前群策群力追求卓越研究計劃的狀況，是否會影響教學品質？這是讓我提早擔憂的事情，為了提昇研究成果，過分重視卓越研究，是否會影響教師們準備上課的時間分配？我平均有一半以上的時間發在教學（包括指導研究生），我覺得為了提昇研究，同時也要重視教學，最好的辦法是爭取更多的教師名額，如美國大學，各科系有足夠的教師名額，每位老師只上他專長的課程，很輕鬆又教得特好，也因此能投入研究的時間相對的比較多。

師恩難忘

故歐陽兆和院士，是我唸藥理所的啟蒙教授，他是我所遇過最敬佩老師之一，是一位最能忍辱謙恭有禮從未發怒的好老師。張傳炯院士是傳授給我，使用澱粉槽電泳成功分離赤尾鮎蛇毒中促凝血及抗凝血成分的老師。而故李鎮源院士是當時的藥理所所長，統管所內的研究，他教導我最多，直至我留美回國後共十多年，最能引導啟發我全心全意投入



蕭水銀（左一）於 1985 年藥理科主任任內，為恩師故李鎮源院士（右二）舉辦榮退，與師母李淑玉醫師（右三）及女婿林仁混教授合影。

教學及研究的老師，當時，藥理科只有這三位院士與我共同擔任藥理課程，因為這三位老師不但研究傑出，教學也是醫學院最優良，因此，我得加倍努力，當時藥理教學在醫學院是被學生評估為第一。

愛的教育

藥理所從故杜聰明院長創所後，全體教職員工都是男士，我是第一位女教授。在眾多偏重課堂上的教學外，我深深覺得醫學院的學生畢業後，服務對象是病人，視病如親最重要，如何培養學生博愛的精神最重要，我理想的醫學院是師生間如一家人，讓學生踏入醫學院後，就深受溫馨的環境薰陶，從師長關愛學生的態度學習，畢業後，他們也會很自然的效法，去關懷病人，因此，自從有導師制度後，我一直自願當導師，在七年前，醫學院為了更落實導師制度及訓練學生從關懷我們自己的環境及美化校園的服務課，我一直希望上課外，能多與學生相處，灌輸我的理念。藥理課程是醫學院最難唸的課程之一，修課的學生很害怕不及格，當我是藥理科主任時，難免有學生來訴苦，若藥理不及格，就不能修其他課程，因此就會慢一年或更久才能畢業，我很誠懇的對他們說，我們是如此的努力教，你們更應努力的學，若不及格，你應檢討自己，自願再修一次。從此以後，再也不會有人來訴苦，擔

任六年科主任，卸任後二年，有一天，有位學生家長來找我，那位家長告訴我，他是從日本特地來訪問我，他的女兒告訴他，我很關懷她，才使她順利畢業，這才讓我想起有個女生每當考藥理時，就緊張失眠到不能參加考試，我知道後，私下安撫她，當時我不知道這動作對她所產生的作用有多大，直至六年後，從他父親口中才知曉。醫學院校區除醫學系訓練醫師人才外，還有藥學系，我對藥學系學生也多一份關懷，上藥理課時，會多講一些新藥發現史，以前也常在藥刊寫文章，鼓勵並指引藥學系學生畢業後作研究的路徑，另外，給護理系二年級上藥理課，我盡量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教她們，我很能感受她們活潑但認真上課的精神，有一年，父親中風住院，我才深入瞭解醫療體系的種種狀況，有感而發，寫了一篇文章在《中國時報》發表，其中一段即有關護理師是專職的重要地位，絕不是打雜的，沒想到那段話竟被許多大醫院護理站用紅筆框起來，貼在佈告欄，據說當時從來沒有人寫文章重視護理師（俗稱護士）的職責，事隔十多年後，目前似乎仍需要更多的人來重視及關懷此問題。

心直口快實事求是的後果

我的研究完全是為訓練研究生如何腳踏實地求真求實的精神為出發點，每位學生包括助理，我都親自教導，有人笑我效率太差，但我堅持到今日，由於我心直口快的個性，自認為誠懇的批評幾句或善意勸導，有些學生能夠瞭解老師苦口婆心，畢業後，會感恩，但是否也有少數學生不諒解？不得而知。有一次，我很驚訝外子公開說每當他獲獎人人稱讚他的時候，我總會給他澆冷水，讓他保持清醒，憑良心我全無給他澆冷水的記憶，現在回想起來，或許出自於一番我真求實仍覺有再精進的勉勵吧！記得小學三年級上算術課，老師在黑板演算，算錯了，我馬上舉手指正，當場老師沒說什麼，但在當天下課後要我留下，不說任何理由，叫我站在教室後，面壁三十分鐘，當時小小年紀受創很深，不知自己犯什麼錯誤被罰站，現在回想起

來，是否與上算術課，指正老師算錯，沒給他面子而受罰？我喜歡發問，討論時，不論是師長或有權威的人照問，有執著於他的理論想法的人，會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因此有機會就給你好受，也不得而知。不過我一直維持赤子之心，秉承故李鎮源院士嚴謹的治學態度，大家都知道他的門下幾乎每人都被他罵過，所幸我從來沒被他罵過，或許我們的理念及作法相近吧！不過我最慶幸的是外子耐受力最強，只把它當撥冷水清醒劑看待，此情此境才能真正體會凡事包容、凡事容忍的真諦。

我的研究

我的研究稍有成果，應歸功於師長、父母及外子的支持，感謝國科會的資助及學生的努力，我的研究領域似乎範圍很廣，雜亂無章，其實，出發點只有一個：「為什麼我們身體的細胞需要鈣調控多種功能？」，從碩士論文研究蛇毒對血液凝固需要鈣，博士論文研究升壓素受體（被 Science Editorial Board 1976 認定為當時研究荷爾蒙受體三個傑出研究之一），以至於蛇毒心臟毒素使肌肉攣縮及神經毒之作用等均與鈣有關，為了更進一步瞭解鈣與其他金屬離子之生物活性差異性，因此，我們得以首先發現重金屬是神經毒的特效解毒劑，比美抗

蛇毒血清，另外，我們對於硫化汞（中藥硃砂）是藥抑或是毒的問題，也首先提供一些科學證據。我目前就要退休了，其實我仍保持一股熱誠作研究，不知我今後是否仍有幸，能如以前幸運際會，再創更好的研究成果？

勉勵年輕學子

我多麼期望這篇真情流露的短文，能夠給你們一點啟示，總觀我一生實在很平凡，一切都是那麼自然的來到，或許應歸功於凡事誠信、博愛、堅毅及不畏困苦的精神，雖然研究成果，尚未達到卓越的境界，但求能專精指導學生去作研究，數十年如一日。總之，真的感激台大造就我一生。 [圖]

蕭水銀 小檔案

學歷：

1957 ~ 1961 台大醫學院藥學系
1961 ~ 1964 台大藥理學研究所碩士
1966 ~ 1969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醫學院藥理研究所博士

經歷：

1961 ~ 1964 台大醫學院藥理學科助教
1964 ~ 1966 台大醫學院藥理學科講師
1969 ~ 1971 台大醫學院藥理學科客座副教授
1972 ~ 1974 台大醫學院藥理學科副教授
1981 ~ 1981 美國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荷爾蒙研究所研究員
1985 ~ 1990 台大醫學院藥理學科教授兼主任、所長
1990 ~ 1993 台大醫學院毒理學所教授兼主任、所長

現職：

1975 ~ 迄今 台大醫學院藥理研究所教授
1990 ~ 迄今 台大醫學院毒理研究所教授

榮譽：

1987 ~ 1989, 1990 ~ 1992, 1993 ~ 1995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996 ~ 2001 國科會特約研究獎
1985 中山學術獎
1987 杜聰明博士紀念演講獎

台灣醫學會總會特別演講：蛇毒毒素之研究對基礎及臨床醫學研究之啟示及貢獻

學會：

1988 ~ 1996 國科會環保小組及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
歷屆中華藥理學會理事
歷屆中華民國毒理學會理事
基礎神經學會理事長

研究領域：

藥理學、毒理學、重金屬毒理、藥物受體、細胞訊息傳遞



蕭水銀（前排左一）與學生 1996 年合影於研究室。後排左起：林瑞生（現為中山醫學大學藥理科主任）、陳青周（現為本校藥理科教授）、劉興華（現為本校毒理所教授）、吳永基醫師。前排左二：符文美（現為本校藥理科教授）、右一：鍾興建醫師。

想到台大的幾件事情

文・圖／郝明義

1973 年的冬天

我是在韓國生長的。要來台灣讀大學，我們也有一場類似大學聯考的考試，由台灣的教育部準備考題，印好的考卷運去韓國，在各地的華僑高中同時舉行。各人先填志願院校科系，再按成績分發。

1973 年冬天，我在釜山華僑中學讀高三。在考試的前夕，家人和師長最後一次提醒我：一個拄拐杖行動的人，隻身到台灣求學，有很多不便的問題，因此，要我再考慮一次留在韓國讀書或就業的可能。

我沒有多作思索，跨過了這最後一次勸阻。

以中年人的心境回想起來，那個抉擇是很年少輕狂的。只是對於一個不論在實質還是象徵意義上都必須跨越一個海洋的少年來說，台灣代表了太多的呼喚。而台大，是其中最清楚的一個。

校園和體育場

剛進台大，最先要滿足好奇的，當然是傅鐘和傅園。但是現在回憶起來，印象最深的卻是校園中那片廣大的體育場。

那時我住十一宿舍，宿舍前面就是體育場的邊緣，而體育場的另一個邊緣就已經接近總圖了。

傍晚時分走在體育場的旁邊，可以體會到特別多的感覺。你看到那麼大的一個體育場上有那麼多人在進行不同的運動：有人在打橄欖球，有的人在打籃球。體育場和旁邊的道路之間沒有任何阻隔，你

可以走在路上旁觀，又好像可以隨時跨進那個體育場加入任何一組比賽，更可以停在路邊只是把心思飄放到天空裡絢麗的晚霞。這樣，再加上路上另外一些抱著書本，趕著去進行頭腦運動的人，或者只是在閒步交談的一些身影，你就知道一個大學校園

的生動是怎麼回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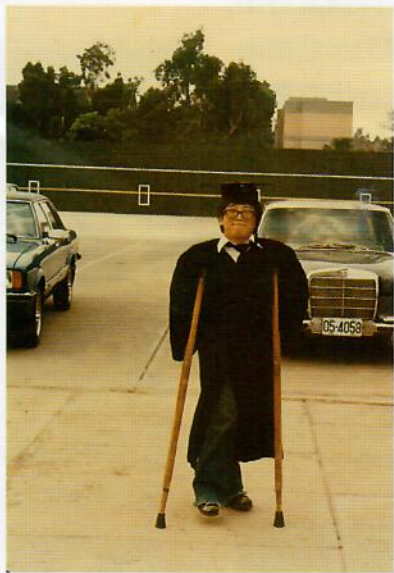
我記得有好幾次帶校外的朋友從校門口開始，走清幽的傅園，到深邃的總圖，再到這個視野廣闊的體育場的「觀光路線」。當時說不明白，今天想起來，這條路線上的光景，還真具體而微地呈現了台大開放的精神與氣氛。

比較

台大開放的精神到底是什麼？這是很難講的。但是，一比較，尤其是從一些具體的細處來說，卻是可

以感受到的。

我們那一屆從韓國來台灣讀書的朋友，大家經常聚在一起，也不時會互相到對方的校園逛逛。有一次，我到另一所當時在許多方面緊追在台大之後的大學去找朋友，結果他指指走在校園裡一個長相非常嚴肅的先生偷偷告訴我：「那是我們的校長！」我好奇地問他跟那個工友樣的人在做什麼，朋友回答我，他們的校長經常會巡視花樹的修剪情況，工友沒做整齊，他會發脾氣的。那是我第一次聽說那位後來做了大官的先生的名字，那也是我開始學會用比較方式說明「我們台大」又是怎麼回事。



同儕

今天我工作的行業是出版，和我當年在校讀的「法學院商學系國際貿易組」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在商學系的本科學業上，實在談不上用功，更談不上什麼心得，印象深刻的，倒是去經濟系選修的一些課。

因此，雖然就自己的本科學業而言，我的收穫不多，可是當別人問起在台大有什麼獲益的時候，我總是會說「很多」。

台大有一個很迷人的地方，在於其中所容納的學生的本身。因此，我在韓國時候最早聽老師談起台大，被這所大學所吸引的，是「台大八怪」（包括那位總是一身長袍的李敖）。到我自己進這所學校的時候，台大八怪早已經不在了，但是，我還是可以感受到，這所學校裡的同學很有意思，真是各色人物都有。

不論是自己班上那位走路、說話、神色都沉著一如的女同學，同系不同組卻可以讓人感受到意氣風發的男同學，還是同一間宿舍對面床舖什麼書籍都收藏的一位「老大」，還是偶爾在新生大樓裡打打照面，但知道他已經在綻放光芒的那位詩人，都會使得你體會到臥虎藏龍是個什麼意思。

因此，在台大，你可以很早就感受到「同儕」的意義、存在與刺激。台大讓人回味的，除了那許多精神、傳承、師長之外，就是這件事情的本身。

要補的課

在這樣的環境裡過了四年，對我日後專業工作的領域沒有直接，但是卻有些間接的助益。

先是因為那個校園容你興趣很多，書就讀得很雜，這對我日後進出版業，當所謂應該是「雜家」的編輯，從某一方面而言是很有好處的。第二，在台大那個總是會給人多一些空間的環境裡生活了四年，也讓我就一個剛開始工作的人來說，對很多陌生事物的接納有了多一些的空間。——而這一點，在編輯和出版上，又有些特別的意義和作用。

當然，隨著時間過去，也越來越覺得自己在讀大

學的時候，沒能有系統地讀一些書，是太過浪費也可惜了。自己種的因，只能自己收果，所以近幾年來，只得在日常的工作之餘，東拚西湊地抓時間來為自己的閱讀整理個方向出來。

最近讀十九世紀德國教育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一段文字：「大學的真正成績應該在於它使學生有可能，或者說它迫使學生在他一生當中有一段時間完全獻身於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學，從而也就是獻身於他個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特別心有所感。

回想台大的生活，一方面不免好奇如果當年是走另一條求學途徑來過那四年，後來又會是什麼發展，但另一方面還是覺得有那一段日子是需要感激的。[美]

郝明義（REX HOW）小檔案



1956年，生於韓國釜山市，1974年，來台就讀台大商學系國際貿易組。畢業後，在長橋出版社開始特約翻譯的工作，進入出版業。1988年，入中時報系，任時報出版公司總經理，推出NEXT、《大師名作坊》等系列，並引進米蘭昆德拉、卡爾維諾、村上春樹等作家作品，創造《腦筋急轉彎》風潮。

1996年，創辦「大塊文化出版公司」，任董事長，出版《10倍速時代》、《潛水鐘與蝴蝶》、《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等書。1997年，任台灣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兼總編輯，紀念商務百年活動中推出OPEN系列，呈現新的活力面貌。2000年離開台灣商務印書館專任大塊文化，開始出版《交換日記》及幾米作品等繪本書，以及From與To兩個系列。2001年，再創立Net and Books「網路與書」公司，以主題雜誌書的型式，探究當代新的閱讀選擇與方法。

年輕真好

文・圖／王如玄

從大學畢業到現在，我都是從事法律實務的工作；再加上我對學術工作一向有高度興趣，不斷進修。感覺上，自己一直與校園裡的公平正義沒離多遠。直到有一天我先生提到：「廿年前我唸台大時...」，我才突然驚覺到，原來我離開台大也已經近廿年了！想想：以前要去爬山時，登山包一背，說走就走。現在可得先鍛鍊鍛鍊體力才能成行！還有，前年參加律師公會舉辦的運動會，也不再像往年一樣，輕而易舉的名列前茅；我還真花了點時間去適應這樣的感覺。

真的，年輕真好！有些時候，年輕的確是一種本錢。然而，年輕也是經不起揮霍的，要好好用力生活！

公平正義是生命實踐的一部分

在台大唸書時，我還蠻討厭把「法律的最高原則—公平正義」掛在嘴上說說的人，我從不把它當成知識或學問，而是當成生命實踐的一部分。凡是我認為對的事，是即知即行，把理念付諸行動。譬如：當時我訂了多份雜誌，其中有一份是黃順興先生辦的環保刊物《生活與環境》，裡面有一篇文章提到洗衣粉含磷會污染環境，並對市售各廠牌洗衣粉的含磷成分列表說明。我看到後立刻將那頁影印下來，分發給大家，並勸導大家購買含磷量少的洗

衣粉。又如：身兼「大學新聞社」採訪主任及《法律學刊》、《法訊》、《法研》總編時，台大女生宿舍發生性騷擾事件。一位男性學長說：「婦女問

題如果女性自己都不關心，別人是不會理睬的。」我就挺身而出，發起婦女保護運動……。

記得當時作家林雙不曾說，享受社會資源越多的人，對社會的回饋也應該越多。身為台大人，我時常期許自己能對社會有點貢獻。無論是捍衛言論自由、投身地球環保、或致力兩性平權、婦女安全……都是本於回饋之心，踐行我生命中的公平正義。

大學教育是進入社會的基礎

我們的求學時代，自小學而中學，大部分是在家庭的呵護中長大。到了大學，人格比較獨立，知識的來源不再只仰賴課堂上老師的傳授。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學習關於社會生活的學問，培養開闊的胸襟。

今日的教育制度，升學競爭激烈，大家陷在各種苦讀或補習班的深坑裡，大半沒有注意到讀書的目的，只求得到好成績或通過國家考試，日後能飛黃騰達或一步登天。我不是說努力讀書不好，只是覺得，把那麼美麗的黃金歲月埋在書堆裡，實在有些可惜。

我的大學生活幾乎都在忙著參加社團活動。現在回想起來，參加那麼美好的社團，去認識那麼多各



王如玄（最前方）與同學攝於法律學系。

各式各樣的人；不僅視野放大，也擴展了我的生活領域。當時累積的處世經驗，正是日後進入社會立身的基礎。

活在當下

我是一個很講求效率的人，每天都規劃的很好，按照時間表在做事。作任何事都全力以赴，認真做好每一步，不預設目標，僅就所知盡力！對於無法改變結果的事，決不浪費一絲一毫的心力去想或去後悔。拿個比方來說，每次考完試，我都不會立刻翻書對答案，去估算自己的分數。既已成定局，不妨「放下」，把精力放在他處。與其徒呼負負，不如掌握時間，充實自己。

人生的變數很多，有時候御風而上，有時候峰迴路轉，有時候卻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剛開始投身社會運動時，有人認為我是在浪費生命；然而，堅持作對的事，長年致力婦女被害者的保護，使我有機會參與法律修訂，進而產生「改變法律、創造制度、改善社會」的結果。甚至有機會可以反過來改變法官的觀念與辦案，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想：只要每個當下，全力以赴，自會適時在人生道上開花結果。

學習是永無止境

我一直對學習新的知識有很大的衝力。不但每年律師公會舉辦的研習，我的出席率都是前幾名，而且，只要抽得出空，我絕不輕易放過學習機會。我覺得每個人都要跟自已挑戰，讓自己更進步。年紀大了，很少有參加考試的機會，去年，我搭飛機跑到香港理工大學，考大陸的人大博士班，前一晚在旅館裡，挑燈夜戰，看著書，那種有input的充實感湧上來，使你知道當下所作的事，一輩子都受用無窮，感覺真棒！

我在輔大教書時，上課不點名，因為點名是在強迫人獲利。學習有如一場儲蓄，愈學愈富足，一旦獲得，就終身與共。那是如何美好的事啊！也許是現在的年輕人比較自我，比較重視權利義務的關

係，沒有我們那種「別人願意給你學習機會，是一種恩惠，應滿懷感激」的心情。其實，人是互動的，你樂於學習，傳授者自然付出的意願也會比較高，結果受益的還是自己。

「世事洞明皆學問」，以前我總認為，失敗就是努力不夠的緣故，但長年致力婦女被害者的保護，經歷了一些挫折以後，我變得比較包容，較能以同理心去處理事情。而參與法律制度的推動，更讓我誠惶誠恐，戒慎小心。因為法律制度是眾人適用的，不能全以個人的價值作判斷。凡此種種，讓我深深覺得，人生處處皆學問，窮其一生都學不完。

結語

適當的壓力是一種動力，偶而的挫折能叫人成長。青春也許易逝，智慧卻能與時俱增。期盼每個人都能認真的活出自我，鞭策自己以所學回餽社會，這樣才不虛此生。 (文字整理／劉鳳嬌)

王如玄 小檔案

現職：常青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學歷：

1984 台灣大學法律系畢

1988 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畢

簡歷：

1994 新女性聯合會理事長

1998～1999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長

1999～2002 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2002 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代表

1998～2003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1996～1998 台北市政府市長顧問

1995～迄今 台北縣政府法律扶助顧問

1999～迄今 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2001～迄今 行政院研考會訴願委員會委員

2001～迄今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監事

2002～迄今 台北律師公會婦女問題研究委員會主委

2002～迄今 國際婦女法學會台灣分會理事

2003～迄今 輔大兒童與家庭學系「家庭法律與政策」講師

著作：

離婚後子女監護權之歸屬（1988）

合著：

女人六法（1999）、非訟事件法（2001）、平等工作好夥伴（2002）等